

澄城縣志卷二十七

藝文六

康節婦路氏傳

路小千

節婦路氏澄城縣人余伯平涼訓導子向公女也母白氏僅舉一女頗愛之多設玩具恣其嬉戲而姊喜靜坐絕無女子態卽與余兄弟居亦未嘗出一笑語相謔蓋貞靜恬穆其性然也及笄適邵陽縣康紫宸祖舅姑猶在堂兩世孤丁止有一息或不無屋烏之愛姊知婦道無少失儀焉乃爲婦三年姊夫以疾不起痛哭之餘親視就殮送葬拜墓畢其敬姑尊章不異平時舅姑憫其年少無子恐節不堅輒令人喻以再醮事姊惟俯首對坐若泥塑木雕絕不通一語旋復入廚下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一

議酒食執婦道愈謹舅姑知其不可強遂止之踰年舅歿再踰年祖舅復歿姑及祖姑亦隨亡數年之內宅中闐其無人男子白晝無敢入者姊若無知歲時伏臘奉祀不倦族長憐其苦節擇從子卽是爲嗣姊撫之如親出卽是亦忘其爲嗣母也後屢遭歲荒至於日不再食身無重衣而母子相保略無怨言爲卽是娶妻趙氏生孫一名阿智女孫二俱幼壽六十三歲生於康熙八年己酉卒於雍正八年庚戌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姊二十二歲是爲守志之年也

小千曰余有祖姑爲六世祖威州知州崇祀名宦鄉賢容庵公女適馬氏二十守義壽八十卒又有叔曾祖母党氏爲高祖湖南別駕一元公媳壽九十二歲守義七十二年姊後克

嗣徽音何吾門壺德之盛也但祖姑馬載在邑乘立祠崇祀固表表矣曾祖母党得郃陽康子太乙作傳一時名公爭爲傳誦刻之梨棗党氏之節賴以不朽信乎節烈之傳實傳於仁人君子之一言也姊之節較二母更難而卽是未學問不能自述其行實又家貧不能倩人作志銘嗚呼後將不得與二母並傳可惜也謹敘其始末庶幾仁人君子憐其節不惜金玉如蔡中郎之作郭有道碑也則存歿均感矣

附平涼公以詩弔之日一門三世曉星沈息女高歌黃鵠吟骨肉忍教秦視越情親端的指連心涼涼華屋人蹤少冷冷中廚歲月深一夜千迴腸寸斷更堪鄰婦急秋碇

重修漢武帝祠碑記

路小千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一一

北纂業村古有漢武帝祠由來久矣相傳爲武帝北征駐蹕於此馬渴擗槍泉湧土人神其事故祠之後因污衣泉徙而廟猶存焉此其說甚誕余考西漢遺史宣帝已酉二年夏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尊武帝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此或祠廟之所由來也不然擗槍固誕武帝雖有攘夷擴土之功而多殺士衆竭民財力無德澤於民曷祀乎爾然亦不具論第因廟圯遺蹟幾湮北纂業闔村人等捐資重修落成紀事因並考其始末而記之且爲之銘曰勝也鯁直霸也循良抗疏取禍遺廟煌煌更始重修山龍鳧舄漢祚已湮廟貌猶昔乾隆七年壬戌

漆沮洛三水考

張秉直

秦水以漆沮名者有三一在漢扶風地近西一在漢馮翊地居中一卽史記河渠書之雒水又名漆沮者耳居東詩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云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山海經踰次之山漆水出焉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今麟遊縣俞山東北入于渭酈道元注引班固地理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又引闕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又云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柴溪謂之柴渠西南流注岐水予按今扶風縣有漆水南流與漳水合入渭水經謂東北入渭誤而注謂西南流注岐水或今昔異地或考據未真此漢扶風之漆詩傳所謂在豳地者是也顧酈注又引尙書禹貢太史公禹本紀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經漆沮入于河明一統志因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三

之遂言馮翊之漆出自鳳翔

漢扶風

則誤合豳之漆沮爲禹

貢馮翊之漆沮其謬甚矣然詩言漆沮而沮自孔穎達正疏卽云未知所出今亦不敢臆說要不出豳岐地可知也禹貢漆沮旣從灃水攸同又云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地理今釋云漆水源出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經縣城東合同官水西南至耀州與沮水合沮水出延安府中部縣西南流經宜君同官二縣境至耀州城南會漆水東南入富平縣界名石川河又南流至臨潼縣北交口鎮入渭禹貢謂漆沮旣從又東過漆沮入于河者是也予按漢馮翊漆沮卽此此兩漆沮見于詩書其有漆沮名宜矣若洛水之名漆沮則古無聞焉有之自水經始淮南子

云洛出獵山高誘注云獵山在北地今慶陽府西北夷中東

南流入渭雒出熊耳注云熊耳在京師上雒今雒南縣西北

予按洛雒古字通用然入渭之洛不可同於上雒之雒猶豳之漆沮不可同於禹貢馮翊之漆沮也明矣水經沮水出北

地直路縣東今延安府宜君縣過馮翊殺翊縣北今耀州宜

君并漢殺翊地

東入于洛陝西通志子午水在宜君縣北一

百三十里源出子午嶺東南流入中部縣合沮水沮水在中部縣南亦自子午嶺來行二百里東南流入洛水予按洛自名洛本無沮名源出定邊堡今改縣澗口峪中琉璃廟前北

至定邊百餘里其水出土即濁異于他水西南流經保安安塞地至甘泉縣又東南流至鄜州交口葫蘆河入焉葫蘆河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四

即通志所謂合子午水之沮水也源出安化縣黑水坡西南至慶陽府一百八十里東南流經合水界至鄜州入洛志謂源出宜君子午非洛又南流經洛川中部宜君界又東南經白水澄城蒲城界至三孃子橋西受白水白水俗亦名漆水即水經所謂出直路之沮水也又東南行過同州至朝邑入渭其地俗名三河口謂洛也渭也河也洛本入渭或入河以河性善崩遷徙無常故耳然則洛本名洛以受二沮水或有沮之名故顏師古曰洛水即漆沮也而諸家或昧其源或誤其流舛訛承襲迄無定說良以水行千里蜿蜒槎枒山民能知而不能言學士大夫鮮或經歷其地其齟齬不合蓋有由矣夫禹貢所載山川紀其疏通所及者耳非若山經地輿

之臚列靡遺也洛水自澗口發源千里而遙皆深谿大壑水
卽泛濫不能旁溢故洛雖大於漆沮無功則不紀自其宜耳
漆沮自耀州出山厯川原過岡阜卽時有高下要總平疇數
百里與民居比肩襄陵之勢自不能免此禹貢所以紀漆沮
而不紀洛水也諸家見洛水大於漆沮又洛亦有沮名故說
多穿鑿今悉錄條辨以解惑庶後學者不迷焉延安洛記云
洛水出慶陽府環縣卽古洛源縣也經延安府甘泉縣卽古
雕陰縣也經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
耀州及同官縣富平縣合沮水厯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
入渭予按陝西通志所謂合子午水之沮水俗名葫蘆河者
源出慶陽府安化縣在府東北一百八十里與古洛源縣鄰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五

洛源漢縣名也或漢人失考以二水同流誤以此爲洛源耳
至謂經耀州同官至富平則又混入禹貢馮翊之漆沮矣洛
水至鄜州卽折而東南耀州在其南中隔大山數層烏能至
彼哉洛記記洛之書源流舛錯尙如是他何怪乎水經漆沮
水一源俱出直路縣東中分爲二一南入渭一東入洛其言
入洛也曰東經粟邑縣故城又東北流注洛粟邑今白水縣
也是合洛水所受直路之沮與禹貢馮翊之沮爲一水也夫
直路之沮原自東注馮翊之沮本自南行源雖相近中又有
山隔限阻折下流或東或南莫能相通豈可謂其一源中分
乎孔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周禮職方氏雍
州其浸渭洛鄭注洛出懷德按漢書地理志云懷德禹貢北

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懷德今富平縣地
與白水鄰曰荆山在南直路之沮正由荆北是亦白水入洛
直路之沮也其曰洛者蓋據所入言之耳然孔傳之言原釋
禹貢亦曰洛水豈馮翊漆沮亦有洛之名乎程氏大昌曰雍
地四漆沮而實三派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漆
在沮東至華原今耀州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旣已受漆
則遂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
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及至白水縣遂混爲
一流予按程氏以禹貢漆沮爲石川河是矣然華原合者卽
石川河之上流白水合者乃直路入洛之沮水一自南流一
自東注烏能混三爲一乎至寰宇記所言沮水自坊州昇平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六

縣

今省入宜君縣

北子午嶺出則通志宜君之子午水也下

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則通志初入洛之沮水所謂葫
蘆河也其言源非與通志同而又謂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沮
復混入禹貢馮翊漆沮末又云至同州朝邑入渭其失大都
與洛記程氏大昌同而蔡傳引此釋書殊爲未安夫地輿山
川從古多淆況秦中水以沮名者豳有漆沮則詩之古公篇
也華原有漆沮則書之禹貢篇也洛水又受二沮則水經之
沮與通志子午嶺之沮也洛旣受沮宜有沮名據孔安國傳
則漆沮亦有洛名矣名旣溷雜其流派錯亂如諸家之說亦
復何怪乎予採摭羣書質以所聞雖自謂精審然殘簡故牘
尋墨數行野老商販傳聞鄙俚未獲親歷其地山川有靈夫

又安知不啞然笑其陋耶

王官城辨

張秉直

邑西北六十里歸安村有王官古城遺址邑乘謂左傳穆公伐晉取王官及郊卽此予嘗登覽其處周圍約二里許基厚二丈餘地瀕溝壑城小而固非居民所築無疑於其地得古瓦一完好如初闊一尺零長一尺五寸微弱背有深紋形製朴拙儼周秦間物也史記秦穆公三十六年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郊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南郊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西郊故城邑乘蓋本諸此予讀史記秦紀穆公十五年與晉戰于韓原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三十四年穆公使孟明視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七

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括地志云彭衙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六十里是時秦都雍晉都絳由雍及絳自西南而東北則今韓郃澄白多秦晉交兵之處志以邑之王官爲穆公所取之王官蓋有由矣然考春秋左氏傳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曰濟河則已踰河而東矣曰自茅津濟茅津今平陸縣古渡杜預所謂大陽渡是也南對陝州則又踰河而南矣初晉敗秦師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拜賜之役又敗秦伯不以孟明再敗爲罪孟明於是致死于晉晉人避之故能深入晉地取王官取郊又踰河而南封向所覆敗還然則王官與郊當在河東晉地不得以邑之王官當之明矣又考括地志蒲州猗

氏縣南二里有王官故城亦秦伯所取廣輿記臨晉有王官谷上有天柱峰高插雲表唐司空圖隱居處也春秋傳說彙纂王官杜注晉地今山西平陽府臨晉縣東南七十里王官谷有廢壘卽其地也郊杜注晉地當爲臨晉平陽間小邑然則秦人所取之王官乃臨晉之王官而邑之王官亦周秦間古城偶同其名括地志兩存其說邑乘不考失於附會焉耳夫古地可考者大都自春秋以後然乖舛訛誤如斯者不可勝數自禹平水土以後玉帛萬國歷夏商周千有餘年其間都邑之隆翼人民之蕃阜夏商先王朝覲會同之所不知其凡幾也而今皆湮沒於斷壟荒草間學士大夫無能過而問者嗚呼可勝道哉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八

澄城山水記

張秉直

旗山在澄城縣西北八十里北連韓城諸山形勢高聳爲澄邑諸山之祖南行二里許爲覆釜山又東南行二十里爲將軍山又西折而南爲鳳山鳳山有三枝西枝盡于峪東枝下行則縣嶺也中枝南行二里許爲社翁山山有社神廟乃土民秋報之所自旗山至社翁山可三十里社翁山下則山之麓也縣西河源始此旗山西折而行里許爲武帝山武帝山高與旗山齊兩山對峙一凹中分如門闕然所謂雲門谷也凹北水北流二十里入雒川城堡川河凹南平田八十畝田外直凹正中有山崛起巨石纍纍如樓形獨秀異爲石樓山俗名石塔自旗山下諸山皆土山戴石此小峰獨純石孤挺

似終南名勝澄他山皆不及也旗山東南山峪水泉會爲大峪河繞邑左襟由西北而東南而正南復折而西逕臨高原北至蒲城縣界入雒俗名撲地河旗山正南山峪水南流十里許折而西至魯家河會武帝山右紅羅谷諸水南流爲長甯河入雒界頭山在武帝山右北界洛川又西南爲壺梯山則踰長甯河而西矣舊志指郃陽之武帝山爲此武帝不知其實二山相去四十餘里云

雒水諸險記

張秉直

河之險以三門砥柱江之險以灩澦瞿塘江河大水也舟行由之故世豔稱焉他小水非無險由無名故不著關中之水河爲大渭次之涇又次之其次莫若雒史記河渠書武帝欲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九

穿渠引雒以溉重泉者是也雒水至澄白始大其險亦始奇有名三娘橋者一娘橋者有名分水嶺者又有名湫頭者湫頭在雒下流有懸崖高可十丈雒自上瀉下怒濤奔波聲如雷轟自下觀之又如萬斛珠璣鬪空傾落激湍濺飛百步外迫不可視湫上夏雨暴長走石流沙滾滾不窮下卽平夷求拳石不可得造物生化之機亦神矣哉分水嶺在雒中央小山孤峙如獬豸踞坐形下石上土高十餘丈大不盈頃上有元武廟修真者常居之按爾雅水中可居曰洲石山戴土曰崔嵬茲本洲也而以嶺名邑人之無學可知矣宜更名獬豸洲溯嶺上二里許爲三娘橋橋上下岸底皆土此獨純石怪壘參差擾河中流如螭如鰲如鼉鼉鼓浪如蛟龍鬪水如雲

靄繆纏護中分三峽瀉水闊僅丈餘舊有橋今圯橋下亂石排堆旋者似螺方者似鼉頸長者似龜鼻夙妖怪離奇不可名狀要與橋石皆根蒂相連地理家言有所謂崩洪峽者得非此類乎舊名不知何謂今更名雲靄橋一娘橋在分水嶺下兩山夾水而行山高谷深峽隘水急人不可近本無橋以其可橋故名凡此諸險俱在澄蒲之交三娘橋最上分水嶺次之一娘橋又次之湫最下湫險過瞿塘橋類三門嶺同砥柱橋下亂石則灑灑之屬也以非大都通衢又險不可舟故世無知者使生豐鎬鄠杜之間安知不與江河諸險爭名哉然天下山川之險皆世路之梗途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書曰王道平平夫惟平如砥者始足爲王者之途矣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十

遊社翁山記

張秉直

澄邑於天下山水絕少正北一帶層巒疊嶂西起白水迄于洛東北逕邠陽韓城底于河名稱各殊要皆詩所謂奕奕梁山者也分梁山一枝南下曰武帝山漢武帝祀汾陰后土路過此邑邑人立祠祀之此蓋其一山迤邐東行二十餘里曰將軍山祀秦將白起相傳起伐趙過此其東凹下處亂石似鈴搖之有聲土人名馬鈴石云起遺鈴于此要亦臆說也將軍山西折而南爲天馬山又南鳳山又南卽社翁山天馬鳳山以形名社翁以神大抵梁山一帶形如覆釜天馬者最多惟韓城之巍山與吾邑之社翁其形方遙望之峻隅整整峭壁四立如城堵然蓋山之特出者也社翁爲吾邑發脈之原

在羣山之外上平可坐數百人以碎石砌洞數孔祀社翁社
母社翁土神社母其婦嗟乎河伯尚有婦社翁無婦不幾爲
河伯所笑乎其下曠野平疇村落鱗次二水逕其左右皆幽
壑深谷相去數十里中一澗前多泉匯爲邑西之河近山居
民春秋二社日聚衆爲會牲醴血膋以祀神周而復始蓋猶
前明之遺制云予嘗兩至山巔皆未值社日今歲八月友人
耿某約同遊遂偕白子某於二十四日宿耿山莊次日碧空
澄澈緩步徐登北望武帝天馬諸山空林黃葉颯颯欲墜巖
崖野草鋪地青白各半而是山土石相雜兼男女混淆人跡
喧豶亦了無生趣因念人非山不雅山非人不名袁中郎遊
齊雲山嫌其朱書白榜拳石皆徧至歎爲不仁乃是山淪于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十一

荒陬下邑旣無學士大夫遨遊題咏近山居民淳朴亦無雅
人堆石樹木增其遊趣卽予兩至山巔曾躋天馬踰將軍覽
諸山勝概而於是山竟無隻字山靈有知不褻笑人無情哉
爰紀今遊又成七律二首詩不副文綴之別集是歲乾隆戊
寅也

追記遊石樓山

張秉直

南土多山山尤多奇秀如笏如筍如筆如樓閣臺榭嵌空玲
瓏矗立雲表者所在有之而北地絕少吾邑武帝山之南一
壑極深壑中平田數十畝佃者耕之田際忽起一山邑乘所
謂石樓山也予甲子季夏偕友人富平楊致中遊武帝時天
日晴空山色明潔遙望羣山如屏宸令人興致蕭然遂從社

翁登夜宿將軍山致中倦極貪眠予夜半起立山頭視月明如畫萬籟靜寂食頃山下農工畢興鈴鸞之音與雞犬聲相雜予雲表聽之忽不覺置身天上也黎明東北行高下蜿蜒約二十里許至山麓日已鋪俄山頭雲起膚寸而合須臾大雨如注山中溝瀆悉沓蹙有聲因暫避蔭木下下適臨壑忽見一山出腳底高不十尋大僅畝餘穴隙天然罅孔洞豁如堆石爲之作樓閣形者子望之駭異武帝諸山皆岡巒相屬高薄雲漢而此獨孤生深谷他山皆敦龐淳固厚重少文而此獨風雅秀麗他山皆土石相雜或石山戴土而此獨純石骨相廉厲形不偏倚韜光匿迹若畏人知者予不禁喟然歎曰嗚乎化工有若是神妙者乎是殆山之巢由有隱德者耶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十一

致中喜極欲冒雨下壑予尼之中止雨霽日夕遂歸今十餘年矣迴憶之心神欣然但恨未得一踞其巔耳嗟乎山之生南土者雖一邱一壑騷人逸客搜奇尋勝莫不登臨而憑眺之茲山不幸生北地又不幸生吾邑樵夫牧豎日相蹂躪雖有高明之士或限于方隅亦莫知相賞是豈徒山之不幸也哉乾隆戊寅因紀社翁之遊遂併及之於是致中已作古半載矣人生幾何又不勝故舊零落之悲也

徐公井記

張秉直

明嘉靖丙午故邑侯徐公擇城內隙地開鑿四井以利民用民取給稱便命其名曰徐公井蓋二百餘載于今矣歲癸酉邑侯關公署任之初檢察舊志追念前勲曰是不可無記命

諸生能文者記之按志縣舊無井遠汲三里澗下洪治間邑侯徐公諱政者創鑿一井扁曰芳泉澄開井始此然居民衆多一井不足于用嘉靖乙丙間北寇猖獗邑侯江津徐公復鑿四井以戒不虞于是邑民復自開鑿城內轆轤相聞至今永賴焉徐公由舉人知縣事言成物範清畏人知有古循良風時有今鄭宛如古鄭後徐又似前徐之謠歷官四年不幸卒于任士民哀號請立追思祠今其遺石猶在也嗚呼士君子汲古勵行讀詩至甘棠未嘗不慨慕興歎及遭逢世會運與時諧或不滿時人之望卽蕞爾提封有不愜民情者矣乃徐公有井民歌思之至數百年不能忘非善政入人者深能若是乎夫峴山之碑見者墮淚士生三代下流芳千載亦易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十二

易也然惠鮮終寡者何哉若徐公可謂有遺愛矣不然澄之鑿井者前後猶不乏人何嘗挂我侯齒頰也哉徐諱效賢字宗義四川江津人關諱邦幹字某某浙江錢塘人例得附書因併及之

燕尾溝重修韓山奕應侯行宮募緣序 張秉直

記曰山林川谷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王制凡山川之小者其祭視伯子男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之鬼神示其六日以狸沈祭山林川澤小宗伯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雲漢之詩曰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其首章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然則山林川澤凡能噓吸氣爲雲雨者悉列祀典由來尙矣邑東北韓郃之交有山橫

亘數百里卽詩所謂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者也山之黝陰有泉爲馮翊一郡禱雨之所其地屬韓郃澄三邑之界其神曰韓山奕應侯唐宋祀典不載莫考所始其相傳爲趙文子則都人士之譌說猶浮澤大帝實眞甯湫神而今傳爲吳大夫子胥界頭山神乃本山之神而今傳爲燕人左伯桃羊角哀也編氓無知士大夫孤陋寡聞如此荒謬可勝道哉郃澄之界有峪曰燕尾舊有神行宮蓋二邑居人崇雩之所明洪武二十七年天啟三年皆重修廟貌冕旒黼黻左公孫杵臼右程嬰緩節安歌競傳趙氏靈爽嗚乎趙子孫三分晉地絕唐叔之祀而文子復以愴父無稽之言據禹甸梁山千秋峙立之位烝嘗彌漫旁延四邑山靈有知不且爲之啞然一笑也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十四

哉然田夫農婦不可戶牖方謂神之惠我者無疆也今乾隆庚午旱暵之餘人懷懼心於是祠旁兩縣居民邀貺于神謀新其廡宇而購文於余余竊惟洞庭雖祀柳毅其昭假者自湖神也泰山雖號天孫司鬼錄其聰明正直者自岱宗也韓山雖祀趙文子然能興雲雷澤下民者實山之神奕應侯也侯能噓噏氣爲膏雨以渥品彙以惠羣生列于祀典不亦宜乎至于捐貲輸力不惜錙銖以答神庥此又一方之志也予何贅焉是爲序

徵信錄序

張秉直

士君子稽古考今循名責實將以擴聞見而資修治至不得已而別淑慝覈眞僞著書立說以傳將來斯亦近名之事矣

然禮賢下士進君子遠小人斯司牧之責也掇拾遺事採摭故實俾善足爲法而惡足爲戒斯史氏之事也若乃輯所聞見處士之清操貞婦之節烈理學名臣之出處言行於以徵其實而傳其信使是非不謬於聖人斯亦君子之責所不得而辭者已予少不知學心無定見年來斂華就實自愧寡聞淺見雅不欲以著述貽譏又事類雌黃或傳聞失實恐傷仁人君子之心今年夏有客攜張明府同州府誌來謁予讀而異之因念四十年來僻處荒壤海內賢豪長者之行并未與聞乃卽今所及知者已悖謬若是信夫眞者未必傳傳者未必眞有如古所云也予

盛世頑夫旣無進賢退不肖之責又阨於聞見凡史氏之紀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十五

錄皆非所當及惟茲縱橫數百里內僕馬所歷聽睹或不謬倘更無一言論及後之人將何所折衷乎因忘其固陋著爲斯編雖言之不文不足行遠然覈名實之眞嚴賢否之辨存千古是非之公而不失聖人薄責於人之意易所謂修辭立其誠春秋傳所謂善善長而惡惡短或庶幾焉書成因述其編纂之意於簡端

金師節婦贊

有敘

張秉直

師節婦者邑太平鄉雷某妻也詳見邑乘金進士隆州郭黻所作節婦傳夫豔葩流芳過時則萎貞質標美歷久彌彰是以綺縠之資文墨不著彤管有煒比興興歌愛旣深於寤寐情何分乎故新爰綴鄙辭聊當後語

贊曰詩詠共姜史傳大家貞由性成節因變殊惟茲師氏名
聞天子史臣載筆情文兼美匪冰斯潔匪玉斯瑩聽辭如泣
檢篇若生

江西定南縣知縣党公墓志銘

張秉直

天不可必乎栽者培而傾者覆其取也如攜其遇也若故天
可必乎胡仇顏而佑拓其佑若助其仇若妬蓋喬者化之修
夭者形之短雖榮枯茂悴因材篤物庸詎知有不能自主之
數乾隆二年九月十七日吾友党頎廷以疾卒任所於時泣
任甫三月遠近聞者莫不悲悼頎廷始以少年拔陝魁教授
咸安宮閱三載成進士知縣事其得天豈不厚哉不逾年子
亡身繼遠在數千里外旅櫛蕭索仰資賻遺何不幸又若是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十六

耶頎廷諱偉元別號玉壺世居邑西嶺頭村曾祖諱進文祖
諱象彝俱有隱德父諱誠廩膳生員母韓氏祖母馬氏李氏
曾祖母王氏蒙氏王氏少失怙從學邑孝廉右華靳先生之
門得其微旨弱冠入庠益肆力于學頎廷故田家有瘠壤數
十畝家無僮僕躬親耕作勞形苦神勤戒備嚴課程身心兼
役晝日不得息由是學成名立年未強登仕籍所謂有志者
事竟成天不可必而可必者非耶頎廷元配張氏繼白氏俱
早卒繼迪氏一女無子以弟伯元子慶善爲嗣頎廷旣以年
少成進士簡授知江西定南縣事於是自謂功名可立就獨
憂嗣續未昌自京師枉道挾家之任旣至任之次月慶善乃
以疾卒頎廷時年三十九隨病在牀感慨灰心閱月竟不起

才未竟于用向者之榮若適禍之嗚呼天道果何如哉始頤
廷少時恂謹寡言既試輒高等同志者或不勝隻得半解之
長各大言高論自鳴其所得顧視頤廷獨嘿如其在京師也
士大夫競爲虛文白首新知傾蓋如故一時入都者無不從
風頹靡頤廷獨醇篤自守顧亦不絕人之權可謂兩得矣其
往定南也書九勿以戒家鄉人德之顧頤廷年不永行義未
大著于人卒之日聞者無少長莫不隕涕使天假之年得竟
其所志必有可觀者惜哉頤廷生康熙三十八年十月二十
四日戌時卒之明年三月諸親友始以柩歸伯元將於是月
二十一日權厝村東又立堂兄宗元之孫爲嗣孫於是友人
張秉直志其墓石乃繫以銘日期頤雖壽猶有竟時彭殤妄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十七

作終爲土灰嗚呼頤廷慈恩偉名顛南遺躅千秋百禩名滿
鄉曲

張蘿谷先生墓表

韓城

解含章

先生關中學道人也抱經世之略靳不得施獨潛修於洛澗
之間不近名名亦弗及殆所謂遯世無悶者歟含章嘗謂
本朝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人才蔚生遠過前代其在稼書諸夫子
直接程朱無論矣他如藜洲二曲潛庵叔子莫不博綜經史
學貫天人然而談心性者多步陸王之後塵講經濟者半雜
同甫之功利其能如先生不由師傳獨得正宗者幾人乎昔
張橫渠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

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朱子當南宋之末其對君也必諄諄以格致誠正爲言今先生論治若合符節其規模次第剖析分明皆卓然可見之施行治術如是卽學術可知矣然則紹先聖之統垂後王之法非先生其誰歸哉歲甲申公子南雅攜先生所著治平大略委余校讎且乞表墓之文余愧生平奔走衣食未得讀其全集然卽此一書其梗概可知矣先生諱秉直字含中號蘿谷世爲澄城人其世系子姓與其遺行詳見蒲城姬釐東先生所撰墓銘中故特表其大者云

長閨鎮三聖廟籤簿敘

李大經

三聖廟居鎮之中由來久矣其創修不知始自何代無金石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十八

可考明嘉靖間重修有明經白鳳碑記云於醮盆上鑄炳靈公寶山王雷公神意以炳靈掌火寶山司煤雷公造器也邑人享其利者合而祀之按搜神記有炳靈王者卽東岳聖帝第三子也唐太宗加威雄將軍至宋太宗封吳炳靈公太中祥符元年封炳靈王二神雖記所不載雷公諱恭出自古彭衙府志有傳尤彰明較著者也天下之務莫不有神以開之天下之利莫不有神以興之況山出烏銀火食萬方苟無神焉其何以普美利於天下垂永賴於萬年哉後人穿鑿附會有直指三聖爲舜禹益者率其臆見小視聖人荒經蔑古敢於誣聖也邑人以禍福倚伏利害難明往往於神前設以栻琰預卜吉凶但其幾難見其義未著住持道人張佳蘭憫愚

民之無知監神靈之有赫因關帝元帝各有籤簿爰鈔詞削竹設於三聖廟夫籤何自昉乎攷秦時有石固者不知何許人也沒爲神有靈人立廟祀之畱韻語百首第以爲籤捷於影響應如桴鼓廟在贛州府城外貢水東五里名曰貢東靈籤又考許敬之汝南人也避秦亂棄官學道白日昇天遺詩一百二十首書之簡上載之竹箒令人採取以決吉凶以定趨避名曰許君聖籤此則籤之所由來也迨其後加碧仙註東坡解其幾益明其義大著三聖廟居鎮之中爲四方輻輳之地其神靈應誠而能明感而卽通籤之設也此亦神道設教以前民用又何待蓍之筮龜之卜而後知吉凶禍福也哉是爲敘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九月十五日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十九

創建玉泉書院碑記

額樂春

自明以來同州府屬澄城故無書院予洩茲縣檢閱志乘載有社學廢墜已久無復可考屢欲與縣之紳士共謀其事顧事鉅而力微兼以頻年土木之功未有休息志而未逮丙戌仲冬有重修文廟之役廟之東偏向爲文昌閣而頗多隙地余不覺欣然曰是可以慰吾願矣卽集首事諸生俾兼理其事經畫區分中建講堂堂前左右廂房各三楹後左右廂房各三楹爲諸生肄業之所後建三楹爲山長起居之所其地雜房二間足以置庖廚而已前有門二重皆繚以牆名以玉泉紀勝地也而別立文昌閣於書院之後以妥神靈由是文廟落成而書院亦竣諸生成來謂余曰澄城素無書院侯之

有是舉也是廣教思於無窮也不可不敘其巔末遂書此以付之

重修聖廟碑記

戴治

鄉學自子衿興刺而後歷代未遑建立迨魏獻文太安初詔郡立學制博士當是時澄城領郡此學所由昉也舊在城西門外明萬厯間諸生以形家言徙之城中按察行署後經兵燹屢修屢毀

本朝康熙十六年宰是邑者率諸生而舉其廢墜雖舊志所載講堂射圃諸制不足恢復然規模略備矣迄今厯九十餘年歲久滋敝乾隆庚辰任邱高君質敬尹是邦講學行禮之餘卽有志更作已啟其緒嗣因歲歉民力未紓故甫建明倫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二十一

堂而輒復中止踵其後者爲長白額君樂春泣任謁廟時殿廡門牆悉皆傾圯遂慨然爲已任爰集紳士共謀更新各紳士等均踴躍樂輸捐貲二千金零並擇諸生中醇謹而有能者董其事慮材庀工經始於丙戌仲冬閱兩歲而工尙未竣適額君遷邠州刺史去任事未竟余於戊子孟夏奉檄視事茲土繼額君之後首先捐俸庶爲勸諭而諸生首事者又續捐金四百零不惜身爲程督凡十閱月而落成自明倫堂而外若中正殿旁兩廡而外爲戟門爲泮池爲櫺星門爲宮牆牆有門左曰義路右曰禮門泮池左爲名宦祠右爲鄉賢祠櫺星門外左爲孝子祠右爲節婦祠正殿東者爲啟聖祠則繚以垣而門以通之西者建齋房二座六間悉去舊增新刻

棟丹楹翬飛鳥翼巍然一改舊規工既竣教諭周君映紫訓導喬君作砥率首事諸生乞余爲記而鐫諸石余爲次其巔未並列樂輸姓名另勒於石亦以見高額二公之尊崇學校始於前諸生等克仰承德意相與有成誠有足多者若余也不過步其後塵聊爲襄贊功何有焉抑余更有爲諸生勗者崇奉聖人豈徒尊其廟貌已哉重其道也德也何謂道日用倫常是也何謂德克盡日用倫常之道而有得於心是也諸生誠能心體而力行之則羹牆可見衾影勿忘處則爲修士出則爲名臣將見譽髦俊彥蔚起一時於以副聖朝棫樸菁莪之化豈不盛歟是爲記

重修唐鄭國魏文貞公祠記

戴治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二十一

公魏州曲城人生隋季入唐自秘書丞歷官太子太師忠蹇貴重長利國家屹然爲一代名臣冠尙論者可由以見明良吁咈之風焉賜莊北徵子孫世業邑北太賢村至今猶存衣冠之墓宋宣和癸卯建祠西郊後以地僻徙之南郭自是以來一葺之於元至正七年再葺於我

朝順治六年余尹茲土獲拜公墓因見馬鬣漸夷狸鼠遊穴爲加封樹而更泐畢大中丞丹篆以表於石其祠之在郭外者經百三十年星霜剝蝕牆宇非舊已亥歲因偕同志謀作新之木以株計瓦以瓦計土以簣計黜堊葺藁以鈞石計自夏涉冬五閱月而祠成乃進人士而告之曰凡邑之有祠非以爲耳目之觀也蓋昭嘉言往行以範俗也夫世之人安於

鄉人而不知求爲古人爲其身謀而不知堯舜其君謀公卓卓千古若此而不望遠衡然則瞻公祠覈公迹宜何如哉若夫春薦秋享朝灑而夕閤焉雖有司之事亦所以致斯祠於勿替也余將繼此圖之

長閩鎮關帝廟碑

夫王生值衰漢鼎祚將移扶眞抑僞存夏誅夷振威德於宇內昭令聲於千古原其所以至此者一念忠貞所致也當危迫之際秉燭達旦顛沛之餘知有元德是心也與古聖哲所以致嚴幽隱而之死靡他者何異哉

此頻陽楊斛山先生文也先生爲諫官時以直言獲罪廷杖幾死在獄中棒創發昏迷不醒夢帝至前呼其名謂之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一二十一

曰汝做秀才時在賈曲作碑文一百單八字道破吾之生平無以爲報爲汝治創因以刀割創膿血滿地忽然而甦嗚呼聖帝之德與天地無極先生之文與日月爭光二難並矣後有作者皆蛇足也論語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乾隆辛丑虛舟白有涵跋

遊小華岡記

白鴻儀

乾隆四十二年暮春之月與同人遊於鎮之小華岡茲岡也突起於洛水之陰堪輿家以爲當鎮之水口其麓有清流迤邐自北而來潏然如帶岡之石踞者虎眠者牛偃蹇者騷人柏林青葱當夕陽在天綠霞映遶與潼驪相彷彿然土人無好事者常少山僧以故樓臺殿宇幾蝕風雨祇有牧豎樵夫

相上下蓋物之際遇各有盛衰也久矣且夫志不偕者不可與同道不謀者不能相適繫我諸人尋勝概探真源放乎水濱可以浴也陟乎山巔可以觀也憩乎樹下可以風也渴則活火烹茶倦則洗爵酌酒白雲遠望時鳥近聲野草爭妍山花吐秀于焉騁目于焉悅耳蓋幾不知華岡之爲小也而或曰四時皆遊何必暮春予曰唯唯否否易之爲卦也四月純乾陽之極也五月一陰生故爲姤至于秋則爲否爲遯羣小並進君子憂焉一爻再剝天地閉矣惟由復而臨而泰自是而大壯而夬陽德方亨木氣盛發乃吾道昌明之會也故不遊斯已遊則取乎三月

白母陳老孺人苦節敘

涇陽 段 焯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一二十三

白君季可余同年好友也爲虞翁老年伯季男年伯母陳老孺人其所生七旬有二門人以年邁古稀僉日祝哉吾友亦以母氏之壽爲可喜也而母氏之苦不可不傳也遂使人至涇囑余屬辭余己亥與白君同榜謬附知交青門旅次共數晨夕白君往往於靜坐酒闌歛歔流涕而言曰予七齡失怙母氏年方廿六嫡胞長兄爲予延師教讀猶憶少小性懶母氏昧旦坐牀頭屢喚不起潛從臥被中窺之蓋潛焉淚下襟袖時濕然而童未知其心也後稍長家道中乖入泮後筆耕以奉母艱窘備至母氏與子婦早暮織紡助給薪水孰意我生不辰中年失配母氏沫血飲泣再振精神撫孫成立口絕不道苦而常以予不讀書爲念如有日而髮白齒危矣而

予爲諸生者三十年奔走衣食坎坷潦倒竟無以上副母志
謂曰不孝實也非誣也蘇長公云曾知事大謬恨不十年讀
悔已晚矣今幸掇一第母氏顏開顧予而言曰吾豈有過望
於汝要是汝讀書寸進處可以慰先人於地下矣言已涕隕
蓋回念夙昔之苦固不覺悲從中來也余神相契遇更悽聞
吾友之說亦幾反袂拭面焉夫介石自如苦節可貞孺人固
有是德孺人故有是壽祝以九月斑然者衣其桂子舞也茁
然者芽其蘭孫茂也孺人釀菊花飲茱萸顧而樂之益壽而
臧蓋吉人自有天相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吉日

李節婦姬氏墓表

白明禮

婦可無表表姬氏者表節婦也節婦何表節不難苦節難苦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一二十四

節而以節勸節尤難姬節婦勸節者也節何以能勸姬氏者
先儒士丕謙李公之元配室而鄉進士國光公之孫女庠生
師尚公之妹也生二女長適索敬天次適鄭益文嗣則學恭
也已而又收作棟學恭者伯氏祚謙公之四子作棟者叔氏
忠謙公之長子而夫其仲也嗣何以兩伯氏暨嫂蚤卒叔氏
炊臼而遺孩恤之也恤恭而恭之本兄弟可知矣不甯惟是
氏六旬有七而終節四十五年矣叔之繼娶馬氏一女而寡
從子婦耿氏一男一女而寡嗣子恭男女四人而其婦趙氏
亦寡趙氏多子矣何恤乎寡皆非能自恤者也何以不能恤
馬氏年二十五耿氏二十趙氏二十八與姬之二十二歲略
同胡爲乎同節也有勸嫁者皆曰不忍姬氏之獨苦也噫異

矣袁天祐婦焦氏而表四賢曹宗堯母雍氏而表三世有姬氏而三婦之節成矣有姬氏成三婦之節而天下無不可節之婦矣故曰勸節者也贊曰壺山之陽沮水之旁松風凜凜羣蘭競芳績紡星月茹飲冰霜髮彼兩髦共誓不忘嗟哉姬氏邑乘無雙冷冷精魂實近雷莊言告師氏自他有光

增修清涼院記

白明禮

邑西二十里曰淨土山舊存清涼院一所不知創自何代石室一孔佛殿數楹而已古碑剝落不可讀卧地鐘銘記洪治年間鑄飛錫者皆過而不畱嘉慶庚申余退休林下攜杖其巔至則繚以周垣山門巍峩其上觀音閣遠揖金粟近矚小華層巒疊翠左右繞青眸叢叢幾不暇領少憩片刻登獅子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一二十五

窩謁三士像合三成洞前洗心亭一間踞石室上下臨五棟金碧輝煌佛居之前朝韋駝南臨關帝亦五棟蓋凜凜乎重關層控而貝葉法堂之不可褻玩也殿之東列以客亭又東則甄窰九孔以爲棲禪之所殿之西長洞一孔亘於南北而晨昏課誦其中焉東洞之上居院之巽起樓四柱古鐘懸焉地高而聲洪僧其入耳而有所動志乎乾潭之泉吾東土也清涼之泉吾南土也泉溝以北吾西土也王圪塔要險吾北土也里田割而入寺夫豈豢養間遊而累世督修豈徒爲吾徒嘯傲起居之場庶幾朝夕勤劬敬神愛物以無負前功則亦髡髮人現身報果也社之人耕夫販豎朝不謀夕夕不謀朝辛苦墊隘者不知凡幾曾不得藝斯土而居斯廬焉我輩

詎不幸躋福堂歟是役也肇自乾隆二十三年落於嘉慶四年詒謀者天成師鳩工者法藏佛智元一募緣雖多而私囊亦復不少其徒三人成之遍吉允中卒於勞矣泰然幸存悼三師之苦冀後之衆徒永矢弗諼也丐余爲文以垂不朽迴憶四十年前荒煙蔓草之區一日煥然改觀有志者事竟成天下事何在不然故濡筆而樂誌之

重修武廟碑記

張作肅

聖帝扶炎漢之鼎始終靡他使天下共矢忠義昉之麟經尊王其揆一也非所謂孔子而後一人哉我

國家重熙教化武廟與文廟並重故自京都下逮州縣例皆建廟宰土者春秋朔望祀焉吾邑舊有武廟在縣署中嘉靖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一二十六

庚戌邑侯敖公諱佐慨神人雜處爰圖福地於縣治東南隅文廟偏左得廢城隍廟遺址撰文造遷與先師廟南北相望厥後增恢詳載邑乘然舊繚垣雖百十堵有奇而西南形勢尙涉缺略監生張經生員張廷佐楊永盛路會義營地增二十餘堵基址始爲方正遂卽地新建樂樓一座與雍正十二年建東樂樓並峙厯歲月風雨漂搖廟貌漸卽剝落且西廡折毀棟瓦無一存者體制不無缺憾又啟聖又乏祠地春秋祀時卽推上祀之意於獻殿旁右其能安乎惟我邑侯額公諱爾登額以成民者致力於神於乾隆三十三年

聖治翔洽雨暘時若歲稱大熟諭邑紳士輩業已輸財興工文廟矣又集監生路會英生員張廷璽張廷棟鄉老路爵王

在晉圖補葺武廟真可謂深觀化原識當務之急得風教之本者募金千有餘百鳩工庀材如制重飭於廟東北創建啟聖祠三檣門房一楹擴故東西兩陪一楹爲三層西廡五楹南下甃窰二孔 大門近隘卑穿非所以肅瞻仰昭靈威與牌樓各易處比舊高闊樓兩旁設轅門南兩偏各建三楹爲祭時衣冠地及詔牲冪酒諸有事所樂樓左右各建耳門是役也肇於戊子春成於己丑夏績云敏矣里役不與勞焉址仍舊矣宏敞且以過焉第章采未施邑侯以績最擢去邑侯戴公名治繼任於乙未歲爰屬生員張作新等復募銀金象飭宇輪奐一新洵我澄巨觀也工竣志其顛末以見神人善相與落成焉夫事神治民邑宰職也義風一鼓草偃及紳旋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一二十七

極巍煥庶幾入廟感發爲忠臣爲義士砥節勵行相率而登闕里之堂無負

朝廷並重期望之意斯其建極者歟詩曰惟民之則又曰萬民是若余請繼泮水而賦闕宮

重修城隍廟碑記

張作肅

先王體國經野崇城浚隍設官分職以定民極立祠昭祀以通神明故自都省而郡邑莫不有城有隍有城有隍無不廟祀而尊奉之稽古城隍之制不 禮經祠宇自唐以來徧天下蓋後世禮以義起云洪武元年詔天下郡縣各立廟祀封爵有差以帝以公以侯以伯越三年以神受命上帝不可以人爵參之也故改本號自此城隍若有神 云泣其土者齋

宿謁告誓奠視事朔望歲序瞻禮必虔典厥重矣吾邑城隍廟在治之西門外其創建年代詳載邑乘補葺善果備勒他碑奈歲久不治棟宇摧殘丹青零落蒼鼠古瓦之況殊覺愴然社首各發虔心募金鳩工蓋苦瓦墁有易之者楹桷靡牖有補之者像貌壁畫有新之者工竣丐余爲記余惟風雨調禾稼登人物阜惟神是仰或雨暘愆期炎沴薦至惟神是禱靈佑無方有禱輒應其爲斯世斯民利賴豈眇小乎哉是役也救敝於殘剝之餘妥靈於維新之日可以觀吏治之優裕焉可以觀民心之向化焉可以觀上下祇敬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政教神教合同而化焉孔子言鬼神之德之盛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謂神之式靈也後之人不明夫聖人之理而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一二十八

膠柱於不語之一言遂有縱欲無忌不畏神明者矣夫神靈何嘗一日不鑒臨哉古之君子事事懍其式憑念念期於對越敬之至也是以周之克殷以慢神爲辭首而商之聖賢以尙鬼而興學矣不敬鬼神而且率言無鬼神豈明於聖人之理也哉余故不侈重修之詞惟論神道無私人心宜懍以爲事神者勸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董節婦權氏墓表

路先登

婦以節著榮矣然集蓼茹荼備歷艱辛以底于成榮也非婦之幸也節婦權氏其先爲邑大姓父諱王俊娶扈氏以康熙四十三年生氏性靜淑曉大義年十七歸董家河如俊季子錫慎內外倡隨井臼操作泊如相得也未及五載子焉而寡

當是時舅歿姑壽踰六旬伯兄錫敬已析遺孤甫能食食家非素封計畝有所不足里中人咸謂氏有異志卽仲兄錫懷亦慮其早歲失偶或思改適氏曰婦死夫後夫之後事未亡人將以身代之予誓爲董氏婦不再醮也兄嘉其志待之益厚氏畢力養母薪水脯脩之奉未嘗委諸娣姒孤祝世稍長俾從伯父命服勤力穡恢擴前業兄有兩男文世善世氏視如已出嘗忍口縮腹以啖之二子恃愛而或有所犯氏卒弗怒也夫爲臣者爲良臣易爲忠臣難爲婦者爲佳婦易爲節婦難節則代夫以奉姑代夫以教子非具有大力未易不逾其志也而氏若是可不謂賢歟其尤爲人所難者屬纊之際謂其子祝世日吾家舊貧汝父歿時先人田僅八畝耳賴若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二十九

伯經畫以有今日汝等能終同爨固佳不能當取三分之一以自給卒年七十二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也余觀自古巾幗夫死輒去者無足論卽稍慕義而或無禮於其姑又不然驕養愛子以爭產而操戈氏不幸以節著而節也孝節也慈節也引分知足則五十年之集蓼茹荼爲不虛而其節爲不可沒也歲壬午署篆梁侯旌以貞節二字未及上聞解職以去余恐其久而湮也故揭而書之非特以示董氏子孫將使後之傳節婦者有所考焉乾隆丁酉七月二十二日

遊小華山記

白健翹

長閨鎮處山谿之間羣嶺衆壑皆奔赴西南沮水繞其外澗水出而注之有小山適塞其口無土壤而多松柏昔人因謂

之小華又以在鎮西偏西嶽之名可得而襲者也每歲上巳鎮之士女畢至咸集余素愛其景之幽地之僻今年春復與同社諸君子取道南谷往而遊之是日也雲淡風輕山花傍徑而吐田禽出麥而飛行不數里而嵐光撲面空翠逼人山色如故人相見而笑迎者登覽之頃景與興會北望煙雲則河濱之陶家堪數也西俯流泉則蘭亭之楔事可修也謁仙洞之元幽蕭然動歸隱之意觀殘碑之剝蝕慨然興弔古之思藉草 石酒依金谷之罰茶做玉川之歌眞覺心曠神怡我輩足爲茲山之賞識矣或曰山之小不足當太華之萬一人有自三峰而來者必不屑寓目於此余曰不然凡遊觀之事貴有會心初不存乎景之大小也況太華高出萬仞之上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三十

遠在百里之外非有勝具者不能遊遊則動經旬日力倦足疲目眩心動肝膽爲之掉栗何如茲山之高而不危深而不遠纔離城市卽隔囂塵煙霞泉石可以忘飢晨而往暮而歸其所得者不已多乎抑又有說我輩惟患詩文之不工無患茲山之無名使杜工部柳子厚諸人一經其處則茲山也天下文人皆將景而慕之矣夫誰得而小之也哉

北徵記遊

王鼎

皇上大慶八旬之明年春正月隨余槐南師往謁澄城白漸翁夫子澄邑爲古北徵地距蒲百餘里漸翁夫子居縣治之西二十五里窰頭鎮蓋居民多業陶作活計故得名焉至其秀靈鍾毓傳自前明以來魁閎奇偉通達之士以學問文章

顯至於今不衰而白氏則尤衣冠巨族也嘗聞之余祖云其與余師始就道也由蒲之東偏行五六十里殷繁富庶洵甲他邑然村落田園皆在一覽中平曠殊不足觀又十數里許入澄境立絕高處搯肘一望則衆山襟抱合圍高高下下之狀非一居民土爲室上下盤踞儼如叢竇其田壤回旋盤折亦不似吾蒲之連畦接畛也時余師乘馬余與亦癡各跨蹇驢然徑漸逼窄蠶叢如蜀道遂舍騎步行不數武忽洶湧澎湃若巨浪洪濤觸耳而來余師曰洛水也從此下流皆土沙獨此處底岸皆石故其聲如是自是山愈高徑亦愈險亦癡年尙幼靚懸崖危石若將墜落者有震懼驚怖色余仰觀俯視心目頓開俄而爽然悟曰天下動人觀瞻每在奇絕之處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三十一

此外蒼松翠柏水鳥山禽都向寂歷中作點綴也旣渡師導先路余與亦癡隨馬後偃僂上登如拾級旣登忽有一峰突起高架佛廬柏森森皆從石竅挺出一水潺湲右繞而南折其亦佳境哉詢之師曰此土人所謂小華山者奈日旣夕竟不果登心殊憾甚旣見漸翁夫子各述舊把酒坐談至夜深方已明日張容若世丈來謂余曰有遊興乎當與君共提謝公屐余師亦欣然願往因西北行崎嶇皆如前所經六七里許至取石煤處實創見抑傳所謂寶藏興焉者此類是矣將返有識漸翁夫子者邀至家出薄酒以獻所用器具卽造自土人悠然見古意酒再行一老翁前致辭曰鄙人僻處山村未嘗離門闥地諸君當皆至京師

皇居壯麗何如能爲鄙人略陳其概乎容若世丈日方今天子聖明天下太平無事但恐山陬僻壤一民不得其所天子卽以爲憂宮室宴樂非所及也若論

朝廷制度則殿宇亭臺樓閣亦前代所嘗有老翁聞之額手稱慶曰僕鄉愚何足以知此遂相與酌滿盡歡而別昔武陵人至桃花源居人爭攜酒榼致意今觀其醇朴愿慙恍如置身上世他日來當效武陵人駕舟再訪矣別作五律以記其事十三日別漸翁夫子由故道返過小華山下踴躍直臻絕頂耳得目遇眞覺萬慮俱澄私自喜曰此景此情當非俗子所能知也余師於馬上亦多論前賢遊賞之跡日朱晦庵每經行處聞佳山水雖迂途必赴師此意以開拓心胸亦自當有見地耳及出澄境回思所經奇特險異之狀猶歷歷在目前未幾日將暮鞭指斜陽餘霞如綺至馬戶揖余師與亦癡分道歸亦癡余師從子也十四日新齋王鼎記

重修伏龍神廟碑記

姚 堃

澄城縣東南五十里有村曰伏龍卽周保定四年駐兵之伏龍府也括地志云漢穿渠于此得龍骨故其地以伏龍名竊意當時必有神饗芻惠我蒸黎較然在人耳目是以貌而祀之以祈豐年迎時雨顧世遠無可徵信以吾所聞古者有功德于民皆祀之自山川坊庸司嗇郵表礮而外至于貓虎猶迎其神以崇祭報况于屈伸變化吐納風雲龍之爲靈昭昭者夫虞初小說百家之書設爲亡是以神其說愚夫愚婦囿

于所見以爲實然無功于民而享血食惑人心固宜革以正之至于天下祀龍神猶之祀雨師也何可廢且吾觀歷代建置祠廟自非常典有廢有興而伏龍廟能巍然獨存于數百年之後矗以豐碑揭以鴻文祈年報賽一秋一春嗚呼豈無故哉廟有隋碑一磨滅不可讀宋碑一皇祐二年參軍雷章作明碑一不書作者姓氏而碑題以爲禹廟禹蹟在梁山未至此祀禹非義也邑人以廟圯將重修請余爲記余故仍題曰伏龍以從舊云

刑部河南司員外郎孝廉方正東公墓志銘

姚 堃

嘉慶元年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三十三

詔直省郡縣舉孝廉方正之士澄城令召耆老紳士而詢之僉曰東君賢東君聞之固辭之他日又詢焉僉又曰東君賢大中丞秦公亦知莫如東君賢檄縣令曰必得東某以榮是選令懼造廬而敦請焉三返乃就徵是年余應禮部試報罷歸歸則急訪公聽其言粹然有合於古之儒者旣又與公同遊京師爲郎官得具詳其官族世功與其所以修身教家之道然後知公之所以成其德者師承固有自而曩者鄉國交口稱薦之果非虛譽也公諱榮甲字欣木號淥園先世華州人始祖諱良惠仕元爲商州知州祀名宦十四世祖諱思忠明成化丙戌進士官副使十三世祖諱郊正德辛未進士浙江道監察御史十二世祖諱冕始自華徙居澄高祖諱京槐

歲貢生曾祖諱璧昂拔貢生城固縣教諭祖諱序球附貢生
考諱濬附貢生四川布政司經歷祖考俱以公貴

晉贈朝議大夫祖妣党氏王氏妣姚氏俱

晉贈恭人公少孤事母姚太恭人色養備至母疾晨夕侍側
藥餌必親嘗及母歿哀毀骨立三年不見齒服闋補博士弟
子員應鄉舉不售遂棄帖括博覽前代之載考鏡行事得失
鉛黃不離於手諸子姪疑立左右然蒸而請業者皆五經紛
綸愿慤鞠錄以知禮門內無少長多能誦溫公書儀呂氏童
蒙訓近世士大夫之言家範鮮有與倫匹也其季榮震尤善
學承指授之日久以名諸生需次選員外郎人稱爲金昆玉
友焉郭外有良田數百畝一歲之入當十家之產以其餘聚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三十四

瞻窮乏豆區鍾釜惟所欲負戴相隨者溢於路穀或荐不熟
邱里老弱猶能具筍黍相餉遺飲酒腰臘無病菜色貧交昆
弟以躄告告亦無不應金錢粟米周恤賻補之用歲率以累
萬計又嘗倡修文宣王廟建晉趙文子祠設鄉塾延師授同
邑弟子學汲汲爲善如不及數十年如一日四方聞者莫不
咨嗟歎息以爲長者之行可以砥愚頑警薄俗而特慮其取
資之難爲繼也然公終始好行德常若無訾省家益昌熾過
於初數倍豈非天道益謙而福疇嚮用之理然歟公魁岸壘
立豐頤美鬚髯性和平樂易不以厲色加人委蛇偶旅駒駒
如畏然然遇事明達有幹濟官刑部時每決獄必反覆詳審
不隨聲畫諾往往賴平反得全活歸田後布衣蔬食持儉素

以率家人時或坐里門與父老話桑麻論古今人物環而聽者如堵牆鄉鄰有爭鬪見公至輒解散至於開滕屨篋之徒屏營惕息而不敢闖其間曰畏東君之知之也嗚呼可謂賢也已公生于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卒于嘉慶十九年七月十三日享壽六十元配王恭人繼配徐恭人楊恭人皆先公卒繼配樊恭人子二長山元配王恭人出早卒次岱庠生繼配徐恭人出女一孫女二銘曰有聞于家有庸于朝古之君陳今之漆雕無愧科名嶽立人曹石椁易泐青史爲昭

創建永慶石橋記

李大鱗

邑西北四十里有村曰西社居民數百家其東爲陰泉兩村遙望約十里許中隔一河考邑志卽雲門紅羅二谷水經武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三十五

帝山南流所謂長甯河也自長甯西南流至陰泉漸大旣非若邑西沮水舟楫可通又未有歲成徒杠往來甚便冬之病涉猶小當夏秋間山水漲溢阻絕行人杜工部詩云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此水幾與瞿塘濫瀕無異焉橋之設也烏能已諸西社耆老李文彥等相地度勢謀建石橋於衝要處此雖一時之功實萬世之利也議旣定祈疏於邑訓導乾隆丙午舉人金莊乃萃數村善士募化四方經之營之爲一勞永逸計或曰修橋盛舉也抑難事也功非一蹴費以千計恐其半途輒止也或曰河勢崎嶇山水叵測橋果可建昔人已先我而爲之矣何煩公等今日之兢兢哉噫斯橋之舉幾乎寢矣維時西社南數里有石公字席庵者聚而詢

焉僉曰按其地勢長可約五丈餘廣亦得六丈許我輩鳩工
庀材事已舉矣奈功大費繁何石公曰請諸公母怠厥志余
亦願從諸公後由是而供給者不匱督率者益勤而事竟成
矣向之紛紛議者且驚且喜以爲得未曾有是舉也經始於
嘉慶十有八年落成於二十一年非西社耆老李文彥等倡
之於前衆善士襄之於後烏能創茲大役而使卑者高缺者
完陂且曲者直蕩蕩平平普美利於無窮也顏其名曰永慶
不其然乎於戲千秋未有之利濟一旦舉之而告竣焉此衆
仁人君子所有事而亦其中紳耆者沒世不忘之功德也語
云創者難爲功今諸公不憚其難而大施厥功豈非事各有
時待其人而後行乎茲舉事之巔末而爲之記俾後之覽者
澄城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六

二十六

油然而起愛護之心焉則幸甚

補遺

權節婦張氏墓碑

李大經

節婦張氏縣西閨東里張家莊諱善女邑文學權文敏之妻
鵬程之母也文敏字有功昆弟三人長文炳字虎章廩生仲
文蔚字豹章季卽有功有功之曾祖時昌十四歲爲諸生後
以明經授山西忻州州判湖廣德安府同知歷官行事詳見
邑乘祖景諸生父秉經增廣生節婦之歸權也舅姑及伯兄
虎章皆亡有功安貧守拙盜無餘儲不數年有功亦亡氏年
二十四鵬程尙未六月有功存時與其伯兄子仲兄各異居
及有功沒母子無依惟有父母憐而顧之白水煎野蔬者屢

矣麥麩酸齋其常食也冬月無薪則拾棉花蒂拔穀根以備炊燃夜則紡績織紆以供衣食鵬程八歲氏遣之學後鵬程多病讀書未成然通文藝識道理皆氏力也性敏而巧善爲馬尾巾幘一輒易數十錢鵬程婚娶之資皆氏馬尾巾幘所鬻錢成之也終身克勤克儉積粟至數十石仲兄豹章老而無子氏命鵬程與同居以長孫士端爲後妻亦張氏爲氏族伯姊同居後兩人愈歡若姊妹焉虎章子亦無後氏謂鵬程曰吾仲兄有孫伯兄顧可無孫耶宜以次孫士正爲後汝夫婦積德行仁我後當有孫也嗟夫處貧守節撫孤成家氏亦賢矣哉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六月三日巳時卒於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二日子時壽六十有七卒之七日葬于所居權家

河之西南鵬程字萬里娶李氏士端亦娶李氏士正聘周氏今歲二月鵬程以書來請曰願有述以昭來世先君與有功兄弟爲外表兄而萬里又嘗從余學于是敘次始終使之鑱諸墓上以俟觀風者之採焉